

豐村小說集第四輯

呼喚

豐村著

城文藝化事業公司刊

豐村小說集



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

豐村小說集第四輯

呼 喚

著 作 者 豐

村

發 行 者

李

釗

彭

發 行 所

大城文化事業公司

總經售處

新豐出版公司

上海北京西路二二九弄六號

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滬版

我的脚印

「豐村小說集」自序詩

我走在地上

我留下了脚印

這是我的脚印

我從這里

艱難地走過了

我歡喜

因為我

倔強地活着

有力地呼吸着

並且

我排除一切地

繼續走着

讓那些

只會高喊的人

卑視它吧

讓那些

只能高飛的人

無視它吧

——他們懂得

脚印是什麼呢？

而我

向前了

我笑

一九四七·十二·四·于滬

目次

我的脚印(自序詩).....	一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.....	一
寂寞的小琳.....	八九
一個導演的沉默.....	一四七
呼喚.....	一八五
一個軍法官的經歷.....	二一三
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

一
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。

二

老乾尖子在行列的中央走着，踏着那不自主地顫跛的脚步。他的臉面滿掛着興奮而又羞澀的表情。乾燥的豬肝色的嘴唇笑裂着。沉默的喜悅，好像很慌張地堆滿在嘴角和眼窩里。粗得像硬麻一樣的眉毛，洋洋地攤開，彷彿在瞭望似的顫動着。他的眼睛放射着生動有力的光輝，但是，在那躍動的光輝里面，充滿着驕羞的不自然的殘破光茫，構成了他那閃動的，匆匆不定的，一會盯住高高的屋簷，一會又瞭望着遠遠的天空的目光。

想道：

老乾尖子心里努力想壓沒這一股按捺不住的興奮和羞澀。他抖着兩個肩膀

「這是爲啥？×他個小妮子！我不能當兵麼？」

他很想鎮靜起來。但是，他的心一勁鼓盪着，發着焦熱，他不能夠靜下來。於是，他那紫醬色的臉的顏色，接着又加厚了一層。他的警視着屋簷和樹梢的眼睛，忽然覺得無處瞻望，就拿到前一伍那個同志的屁股上去了。他不敢抬頭了。

他心里是那麼沸沸騰騰的，邁着深淺不勻的步調，攆在肩頭上的那支「太原造」大槍，他覺得無論如何也不對勁，他來回調換着膀子，心裏是一陣一陣的匆急，心裏發着躁，熱汗從帽子底下冒着氣。於是，他那紫醬色臉面上濛上了一層滲雜着蒸氣底水色的光彩。

「×他個小妮子！『快槍』比犁子還難攆咧，」老乾尖子心裏說。「我兩個肩膀扛過兩面犁子，也沒有這桿『快槍』費勁哩！」

這麼着，他心裏的焦躁增加着，汗水像虫子一樣，在他的滿臉上爬動着

了。他用手拉着袖頭去擦一把，從手指縫裏，他的眼睛勇敢而驕傲的透射出去，對着街道掃視一下。他覺得那一堆一堆的人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他，都是向他撅着嘴談論着。好像爆炸的那一股一股的笑聲，彷彿也都是在笑他，他心裏就忽然湧起一股混沌沌的感覺，他惱憤着想道：

「別看低了俺老乾尖子，」他歪着眼角瞥視了一下街道上的人們。「以後看呐！看您都算瞎不瞎眼啞？」

他埋住眼睛走着。大槍不住地調換着肩頭。……

「擁護老乾尖子當兵打日本！」一個「少先隊」的孩子響着銅音的哨子般的聲音喊着，跟着這行進的行列跳着腳步。

「歡送老乾尖子——新戰士！」另一個孩子附聲大叫。

聽到這聲音，老乾尖子的心絃就感覺緊得慌。他頭痛似的皺鎖着眉頭，歪過眼睛，餓恨地望望那兩個又蹦又跳的孩子，報怨似的聲音響在噪眼裏：

「這些小鱉羔！論輩他該喊我爺爺，現在，他却攢着來戲弄我！×他小妮

子！……」

他羞憤着。一張臉變成了老紅薯色。他的眉毛一陣一陣向上揚，眼睛像牛一樣張圓起來了。

「您滾回家裏去吧！」他惱怒着大叫。慌張地把大槍換了一個膀子。「屎皮子沒退掉，能叫喚出個啥東西？」

「都是在歡送你，黃金倉同志！這是一件好事情哩。」和他並排走着的右面那個歪戴着帽子的同志說。「你該到外面去和他們告別，給他們感謝和回答呢。」

老乾尖子不以爲然地望望那個同志，好像他覺得這完全是一種多嘴。

「您不知道，」他急促的說。忽然，他又改口的說：「同志你叫啥『大號』？」

「我叫宋石！」那個同志眯着兩眼笑着答。

「您哪裏知道俺的事呢？同志宋石？俺村裏人，大大小小碰事都好逗俺的

笑話，這事，您不知道。」老乾尖子停一停，像喝酒似的費力咽了一口唾液。

「在剛才，同志宋石，在那個啥大會上，您還看不出來麼？那不全是拿俺當玩意麼？爲啥要生法要俺的好看咧？」

「你們村裏沒有開過歡送新戰士大會麼？」宋石同志驚愕地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咧。」老乾尖子冷淡地說。「可是，」他歪着眼睛望望宋石同志，同時抖動着兩個肩膀。「會是開過很多的啦，『俺家裏』常常跑着去看這會那會，日日夜夜唧喳着這會那會，可是，俺，同志宋石！俺是啥會都不去的哇！俺覺得那啥會是啥事都不當哩！你先別笑俺，同志宋石，就你說吧，平素一句話的事，要拿到啥會上去，那一天一夜的功夫，也不會商量到頭咧。」

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黃同志，」宋石同志笑着眼睛打斷地。「可是，歡送您上前線的大會，却是你的光榮啦！」

「您說那光啥榮？」他摸索着把大槍換到另一個肩上去，瞪着期望的眼睛望着宋石同志。又說：「要說都跟俺相好，心裏跟俺有點近味，想給俺餞個

行，怎麼餓不了呢？您說咱，咱又不論這那，打上二兩酒，拉個半夜三更，這不都是很好麼？爲啥要吵吵叫叫，『送老乾尖子上前線！』這叫幹啥？我說去當兵，俺還能不跟着大隊走麼？您說那轟哇轟的算是唱的哪齣戲？這不都是想叫俺去耍小丑麼？是不是，同志宋石？」

「這完全是誤會啦！」宋石同志笑着說。

「誤會？」他頑強着搖搖頭說：「不是。您不知道，同志宋石！您說，全村裏的人哪個不知道俺不會說話？哪個不知道俺沒有說過話？可是，您沒有看見麼？同志宋石？在那個大會上就非叫俺說話不行！想着在咱同志隊長面前耍俺的丟人！要不是同志隊長來『圓落』下場，俺真是下不來台咧！那俺就說不定要丟啥笑話啦。你不信麼？俺沒唸過書，沒問過啥公事，俺能會說個啥？說實在話，俺也不行，俺比不上『農救會』那個二國良，比不上『婦救會』那個花布衫子有名的巧嘴，比不上『少先隊』那胎毛沒退淨的孩，——俺也不願比他們，同志宋石！俗話說過：『老鼠鑽進炕洞裏，各有各的門道走。』俺不想指

望說話吃飯，俺的日子俺有俺的過法，可是，現在，就想逗俺的笑話，拿俺的丟人呢。俺心裏還會有個順當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宋石同志冷靜的點着頭。「咱們走出村子好好談談吧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老乾尖子高興着。鬆了鬆兩個肩膀。「俺願意把俺的話都說給您聽，連同志隊長俺也想叫他聽聽咧。」

這麼着，老乾尖子那內心的輕快的喜悅爬滿在臉面上去了。他鬆鬆兩個肩膀，好好揩了揩大槍。他的眼睛充盈着傲然的光影，此刻，老乾尖子在他的心的深處好像發掘到了一股新的情熱，這情熱使他感覺他和這新的一夥結合着了。

「不是麼？」他想。「我不該也走得有點麼？」

他好像記得他應該壓着肚子把胸脯拿出來。他的抓着大槍的手用勁握着，滲出着淋淋的手汗。

他的臉嚴肅着，眼睛正視着平平的前方。笑紋劇動着。心裏是一片緊密的靜穆。他的眼角無意掃視着排排的街屋，掃視着一張張好像羨慕的默笑的人

尋，忽然，他覺得這些人，這些街屋和他生了一種親密的情誼似的，他投送着戀戀不捨地告別的眼色。他想和他們打一打招呼，但是，此刻，他的興奮的心境，使他想不出一句好的話說，他只能那末乾乾的笑着。

他踏着堅實而穩塔的脚步走着。他心裏好像要開始想一件滿意的事似的沉靜。但是，一支熟習的女人的聲音使他匆忙回過頭去，原來是他的老婆和隊長在熱切地談着話，於是，他的沉靜的心頓時被攪亂了。

「這個臭貨！」他心裏罵。「她把那種不能見人的家務事對給同志隊長說，想來敗壞我麼？」

「你攢着同志隊長有啥話道道？」他側過身站在當路上，大聲暴怒着。「你還不回家去？你回家去咱！」

「我不放心你！」他老婆尖叫着。「你那個脾氣總是掛着我的心咧。」說罷，他的老婆歡喜地望了他幾眼。

「回家去咱，你！你一個女人家能道道個啥事？」老乾尖子焦急着。「你快

回家咱！……同志隊長，叫她回去！」

隊長連連點頭笑着走了。他的老婆仍然默笑着，站着。隨後，她就伸出一隻手喊道：

「我叫你好好聽隊長的話！你可不要使你那趾脾氣！……隊長！你要好好管教他呀！……」

「啥事都有你多嘴，」老乾尖子憤憤自語着。「你要不多嘴就能害個舌根病死啫？」

老乾尖子想着他老婆的心事，憤然走着，就忽然又站住了。

「同志隊長！」他叫。「你可不要聽『俺家裏』的話，女人家說不出啥好事來，您可不要信哇！」

隊長向他笑一笑，他好像不滿足，羞憤的神色掛滿在他臉上。

長長的行列，向着街的盡頭躍動着。……

老乾尖子想着所有的亂攪的心事，遲遲的邁着步。

「老乾弟！」一支喘急的聲音喊。「老乾弟！……」

老乾尖子愕然回過頭去，原來是他的老相好財喜慌慌張張地跑過來

「有啥事？財喜哥？」

「你真要當兵去麼？」財喜發喘的喘着氣。「你真要走麼？」

「真要走。」他答。「有啥事麼？」

「看！」財喜瞪着有些着急的眼睛說，「以前你沒有對我說過你要當兵，而這幾天我去別處送公事，你今天就要走啦，我不能歡送你，也沒有給你餞個行，咱們這老弟兄，可怎麼好呢？」

「咱弟兄們有啥呢？還在乎那麼？」

「不是那，老乾弟！」財喜用力壓着咳嗽說。「咱弟兄倆是常拉的人，你一走……」

老乾尖子被依戀的舊情纏繞得沉默了。他沉思的扣着臉面，茫然閃着雙眼，猪肝色的嘴唇緊封着了。